



大唐西域記卷十

十七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

瞻波國

羯朱唄祇羅國

奔那伐渾那國

迦摩縷波國

三摩呬吒國

耽摩栗底國

羯羅拏蘇伐刺那國

烏茶國

恭御陀國

羯餞

力能反

伽國

僑薩羅國

案達羅國

馱那羯磔迦國

珠利耶國

達羅毗茶國

秣羅矩吒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路宛伽河周二
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伽藍十餘
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異道
雜居近有隣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施衆僧於此城中建
二伽藍各減千僧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大城側臨宛伽河有伊爛拏山含吐烟霞蔽虧日月古今仙
聖繼踵棲神今有天祠尚遵遺則在昔如來亦嘗居此爲諸
天人廣說妙法大城南有翠堵波如來于此三月說法其傍
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西不遠有翠堵波是室縷多頻設庋拘胝

唐言聞二百億

舊譯曰億耳謬也

苾芻生處昔此城有長者豪貴巨富晚有繼嗣時

有報者輒賜金錢二百億因名其子聞二百億泊乎成立未
曾履地故其足跣毛長尺餘光潤細軟色若黃金珍愛此兒
備諸玩好自其居家以至雪山亭傳連隅僮僕交路凡須妙
藥遞相告語轉而以授曾不踰時其豪富如此世尊知其善
根將發也命沒特伽羅子而往化焉旣至門下莫由自通長
者家祠日天每晨朝時東向以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
輪中降立于前長者子疑日天也因施香飯而歸其飯香氣
遍王舍城時頻毗娑羅王駭其異馥命使歷問乃竹林精舍
沒特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乃使召
焉長者承命思何安步泛舟鼓棹有風波之危乘車馭象懼
蹶蹶之患於是自其居家至王舍城鑿渠通漕流滿芥子御

舟安止長繩以引至王舍城先禮世尊世尊告曰頻毗娑羅王命使召汝無過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宜結跏坐伸脚向王國法當死長者子受佛誨而往引入延謁王欲視毛乃跏趺坐王善其有禮特深珍愛亦既得歸還至佛所如來是時說法誨喻聞而感悟遂卽出家于是精勤修習思求果證經行不捨足遂流血世尊告曰汝善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耶曰知若然者以此爲喻絃急則聲不合韻絃緩則調不合雅非急非緩其聲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則身疲心怠緩則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周旋如是不久便獲果證

國西界宛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巘巒峯昔佛于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义山東南巖下大石止有佛座跡入石寸餘長

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上則建窣堵波焉次南石上則有

佛置拈椎迦

卽澡瓶也舊曰軍持訛畧也

跡深寸餘作八出花文佛坐跡

東南不遠有薄句羅藥义脚踏長尺五六寸廣七八寸深減

二寸藥义跡後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有佛經行

之處其山頂上有藥义故室次北有佛足跡長尺有八寸廣

餘六寸深可半寸其跡上有窣堵波如來昔日降伏藥义令

不殺人食肉敬受佛戒後得生天此西有温泉六七所其水

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象其形偉大從此順宛伽河

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

中印度境

瞻波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背宛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墊濕稼穡滋盛氣序温暑風俗淳質伽藍數十所多有傾

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

都城壘甃其高數丈基址崇峻却敵高險在昔劫初人物伊

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天女降跡人中遊苑伽河濯流

自媚感靈有娠生四子焉分贍部洲各擅區宇建都築邑封

壇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贍部洲諸城之始也

城東百四五十里苑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巘崇峻上有天祠

神多靈感鑿崖為室引流成沼花林奇樹巨石危峯仁智所

居觀者忘返國南境山林中野象猛獸羣遊千數自此東行

四百餘里至羯朱啞祇羅國

彼俗或謂羯蠅揭羅國中印度境

羯朱啞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濕稼穡豐盛氣序溫風

俗順敦尚高才崇貴學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

十所異道雜居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役屬隣國所以城郭邱

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度于此築宮理諸國務至則

葺茅為宇去則縱火焚燒國南境多野象北境去苑伽河不

遠有大高臺壘甃石而以建焉基址廣峙刻雕奇製周其方

面鏤衆聖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自此東渡苑伽河行六百

餘里至奔那伐渾那國

中印度境

奔那伐渾那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

盛池館花林往往相間土地卑濕稼穡滋茂般揆娑果既多

且貴其果大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鶴

卵又更剖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衆果之結實

或在樹根如茯苓之在土氣序調暢風俗好學伽藍二十餘

或在樹根如茯苓之在土氣序調暢風俗好學伽藍二十餘

所僧徒三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實繁其黨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宇軒敞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在于此其側不遠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三月在此爲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其側則有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復有精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鑿無隱靈應有徵遠近之人絕粒祈請自此東行九百餘里

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

東印度境

迦摩縷波國周萬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泉濕稼穡時播般揆娑果那羅雜羅果其樹雖多彌復珍貴河流湖

陂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語言少異中印度性甚獷暴志存強學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于今尙未建立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天祠數百異道數萬

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嗣婆羅門之種也婆塞羯羅伐摩

唐言

日號拘摩羅

唐言童子

自據疆土奕葉君臨逮于今王歷千世矣

君上好學衆庶從化遠方高才慕義客遊雖不淳信佛法然敬高學沙門初聞有支那國沙門在摩揭陀那爛陀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殷勤往復者再三未從來命時尸羅跋陀羅論師曰欲報佛恩當宏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涉拘摩羅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也因茲改轍福利宏遠子

昔起大心發宏誓願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豈徒鄉
國宜忘得喪勿拘榮辱宣揚聖教開導羣迷先物後身忘名
宏法于是辭不獲免遂與使偕行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
則不才嘗慕高學聞名雅尚敢事延請曰寡能褊智猥蒙流
聽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顧身若浮踰越重險遠遊異
域斯則王化所由國風尚學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支
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耶曰然此歌
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
化東望已久山川道阻無由自致曰我大君聖德遠洽仁化
遐被殊俗異域拜闕稱臣者衆矣拘摩羅王曰覆載若斯心
冀朝貢今戒日王在羯朱唄祇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慧五

印度沙門婆羅門有學業者莫不召集今遣使來請願與同
行于是遂往焉此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夷故
其人類蠻獠矣詳問土俗可兩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
險阻瘴氣氛沴毒蛇毒草爲害滋甚國之東南野象羣暴故
此國中象軍特盛從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呬吒國

東
境

三摩呬吒國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地遂卑濕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稼穡滋殖花果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剛烈形
卑色黑好學勤勵邪正兼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
並皆遵習上座部學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其徒特
盛去城不遠有翠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爲諸天

人于此七日說深妙法傍有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
不遠伽藍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圓備靈應時効從
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差呾羅國次東南大海隅有
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
北有摩訶瞻波國卽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閻摩那洲國
凡此六國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風俗壤界聲問可知自三
摩呾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印
度境
耽摩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濱近海陸
土地卑濕稼穡時播花果茂盛氣序温暑風俗躁烈人性剛
勇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天祠五十餘所異道
雜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珍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

抵殷富城側率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
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刺

那國東印
度境

羯羅拏蘇伐刺那國周四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卑濕稼穡時播衆花滋茂珍異
繁植氣序調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
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異道實
多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大城側有絡多未知僧伽藍唐言
赤塗庭宇顯敞臺閣崇峻國中

高才達學聰明有聞者咸集其中警戒相成琢磨道德初此
國未信佛法時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錮銅鑠首戴明炬杖策

高步來入此城振擊論鼓求欲論義或者問曰首腹何異曰
吾學藝多能恐腹拆裂悲諸愚闇所以持照時經旬日人無
問者詢訪髦彥莫有其人王曰合境之內豈無明哲客難不
酬爲國深恥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大林中有異人其自
稱曰沙門強學是務今屏居幽寂久矣于茲非夫體法合德
何能若此者乎王聞之已躬往請焉沙門對曰我南印度人
也客遊止此學業庸淺恐黜所聞敢承來旨不復固辭論義
無負請建伽藍招集僧徒光讚佛法王曰敬聞不敢忘德沙
門受請往赴論場外道于是誦其宗致三萬餘言其義遠其
文約包含名相網羅視聽沙門一聞究覽辭義無謬以數百
言辯而釋之因問宗致外道辭窮理屈杜口不酬旣折其名
負恥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厥後方宏法教

伽藍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在昔如來于此七日
說法開導其側精舍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有數窣
堵波並是如來說經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從此西南行

七百餘里至烏茶國

東印度境

烏茶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穀稼
茂盛凡諸果實頗大諸國異草名花難以稱述氣序溫暑風
俗獷烈人貌魁梧容色黧黥言辭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倦
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
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窣堵波凡十餘所並是如來說法之
處無憂王之所建也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澀波祇釐僧伽藍其石窰堵波極多
靈異或至齋日時燭光明故諸淨信遠近咸曾持妙花蓋競
修供養承露盤下覆鉢勢上以花蓋倚置之便住若磁石之
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窰堵波所異同前此二窰堵波
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呬羅城唐言發行周二十餘里入海

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寶城外
鱗次有五伽藍臺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
里靜夜遙望見彼國佛牙窰堵波上寶珠光明離離然如明
炬之懸燭也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

東印
度境

恭御陀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濱近海隅山阜
嶮嶙土地墊濕稼穡時播氣序温暑風俗勇烈其形偉其貌
黑粗有禮義不甚欺詐至于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有
異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道萬餘人國境之
內數十小城接山嶺據海交城既堅峻兵又敢勇威雄隣境
遂無強敵國臨海濱多有奇寶螺貝珠璣斯為貨用出大青
象超乘致遠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干霄蔽日行千
四五百里至羯餒力旣反伽國南印
度境
羯餒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時播花
果具繁林藪聯綿動數百里出青野象隣國所奇氣序暑熱
風俗躁暴性多狷獷志存信義言語輕捷音調質正辭旨風

則頗與中印度異焉少信正法多遵外道伽藍十餘所僧徒
五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衆多是
尼乾之徒也羯餒伽國在昔之時氓俗殷盛肩摩轂擊舉袂
成帷有五通仙棲巖養素人或凌觸退失神通以惡咒術殘
害國人少長無遺賢愚俱喪人烟斷絕多歷年所頗漸移居
猶未充實故今此國人戶尙少

城南不遠有窳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
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國境北陞大山嶺上有石窳堵波
高百餘尺是劫初時人壽無量歲有獨覺于此入寂滅焉自
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憍薩羅國中印
度境憍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國大都城周四

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實其形偉其
色黑風俗剛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刹帝利也
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滅萬人並皆習學大
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道雜居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
來曾于此處現大神通摧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
此國王號娑多婆訶唐言
引正珍敬龍猛周衛門廬時提婆菩薩
自執師子國來求論議謂門者曰幸爲通謁時門者遂爲入
白龍猛雅知其名盛滿鉢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
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持鉢懷疑而返龍猛曰彼何辭乎
對曰默無所說但投針于水而已龍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

幾其神察微亞聖盛德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言妙辯斯之是歟曰夫水也者隨器方圓逐物清濁彌漫無間澄湛莫測滿而示之比我學之智周也彼乃投針遂窮其極此非常人宜速召進而龍猛風範凜然肅物言談者皆伏抑首提婆素挹風徽久希請益方欲受業先騁機神雅懼威嚴昇堂僻坐談元永日辭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光前我惟衰耄遇斯俊彥誠乃寫瓶有寄傳燈不絕法教宏揚伊人是賴幸能前席雅談元奧提婆聞命心獨自負將開義府先遊辯囿提振辭端仰視質義忽覩威顏忘言杜口避坐引責遂請受業龍猛曰復坐今將授子至眞妙理法王誠教提婆五體投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後敢聞命矣龍猛菩薩善閑

藥術餐餌養生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旣得妙藥壽亦數百王有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壽已數百歲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所致菩薩寂滅王必徂落夫龍猛菩薩智慧宏遠慈悲深厚周給羣有身命若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此志當果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至伽藍門者驚懼故得入焉時龍猛菩薩方讚誦經行忽見王子佇而謂曰今夕何夕降趾僧坊若危若懼疾驅來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之士以爲含生寶命經誥格言未有輕捨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昔發心逮乎證果勤求佛道修習戒忍或投身飼獸或割肌救鵠月光

王施婆羅門頭慈力王飲餓藥又血諸若此類尤難備舉求
之先覺何代無人今龍猛菩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爲
用招募累歲未之有捨欲行暴劫殺則罪累尤多虐害無辜
穢德彰顯惟菩薩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霑有識惠及無邊
輕生若浮賤身如朽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曰俞誠哉是
言也我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身如泡流轉四
生往來六趣宿契宏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將
若何我身旣終汝父亦喪顧斯爲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顧
視求所絕命以乾茅葉自刎其頸若利劍斷割身首異處王
子見已驚奔而去門者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終
國西南二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釐山

唐言黑峯

岌然特起峯巖

峭險旣無崖谷宛如全石引正王爲龍猛菩薩鑿此山中建
立伽藍去山十數里鑿開孔道當其山下仰鑿疏石其中則
長廊步檐崇臺重閣閣有五層層有四院並建精舍各鑄金
像量等佛身妙窮工思自餘莊嚴唯飾金寶從山高峯臨注
飛泉周流重閣交帶廊廡踈寮外穴明燭中宇初引正之建
此伽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猶未半心甚憂感龍猛謂
曰大王何故若有憂負王曰輒運大心敢樹勝福期之永固
待至慈氏功績未成財用已竭每懷此恨坐而待旦龍猛曰
勿憂崇福勝善其利不窮有興宏願無憂不濟今日還宮當
極歡樂後晨出遊歷覽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營建王旣受誨
奉以周旋龍猛菩薩以神妙藥滴諸大石並變爲金玉遊見

金心口相賀迴駕至龍猛所曰今日畋遊神鬼所惑山林之中時見金聚龍猛曰非鬼惑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時聚用濟成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于是五層之中各鑄四大金像餘尙盈積充諸帑藏招集千僧居中禮誦龍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教法及諸菩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中故上第一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五層居止淨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僧徒所舍聞諸先志曰引正營建已畢計工人所食鹽價用九拘胝拘胝者唐言億金錢其後僧徒忿諍就王平議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相乖凶人伺隙毀壞伽藍于是重關反拒以擯僧徒自爾以來無復僧衆遠矚山巖莫知門徑時引善醫方者入中療疾蒙面入出不識其路

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

案達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號瓶耆羅土地良沃稼穡豐盛氣序溫暑風俗猛暴語言辭調異中印度至于文字軌則大同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三十餘所異道實多

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製窮剗剗佛像聖容麗極工思伽藍前有石窰堵波高數百尺并阿折羅唐言阿羅漢之所建也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于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十餘里至孤山山嶺有石窰堵波

陳那唐言童授菩薩于此作因明論陳那菩薩者佛去世後承風

染衣智願廣大慧力深固愍世無依思宏聖教以為因明之
 論言深理廣學者虛功難以成業乃匿迹幽巖棲神寂定觀
 述作之利害審文義之繁約是時崖谷震響烟雲變采山神
 捧菩薩高數百尺唱如是言昔佛世尊善權導物以慈悲心
 說因明論綜括妙理深究微言如來寂滅大義泯絕今者陳
 那菩薩福智悠遠深達聖旨因明之論重宏茲日菩薩乃放
 大光明照燭幽昧時此國王深生尊敬見此光明相疑入金
 剛定因請菩薩證無生果陳那曰吾入定觀察欲釋深經心
 期正覺非願無生果也王曰無生之果眾聖攸仰斷三界欲
 洞三明智斯盛事也願疾證之陳那是時心悅王請方欲證
 受無學聖果時妙言祥菩薩知而惜焉欲相警誡乃彈指悟

之而告曰惜哉如何捨廣大心為狹劣志從獨善之懷棄兼
 濟之願欲為善利當廣傳說慈氏菩薩所製瑜伽師地論導
 誘後學為利甚大陳那菩薩敬受指誨奉以周旋于是覃思
 沈研廣因明論猶恐學者懼其文微辭約也乃舉其大義綜
 其微言作因明論以導後進自茲已後宣揚瑜伽盛業門人
 有知當世從此林野中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

亦謂大安

達邏國南
印度境

馱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膏
 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氣序温暑人貌鰲黑性猛烈好
 學藝伽藍鱗次荒蕪已甚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並多
 習學大乘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實多城東據山有弗婆勢

羅唐言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唐言僧伽藍此國

先王爲佛建焉莫川通徑疏崖峙閣長廊步簷枕巖接岫靈

神警衛聖賢遊息自佛寂滅千年之內每歲有千凡夫僧同

入安居罷安居日皆證羅漢以神通力凌虛而去千年之後

凡聖同居自百餘年無復僧侶而山神易形或作豺狼或爲

猿狖驚恐行人以故空荒閒無僧衆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婆

毗吠伽唐言論師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論

師雅量宏遠至德深遠外示僧佉之服內宏龍猛之學聞摩

揭陀國護法菩薩宣揚法教學徒數千有懷談議杖錫而往

至波吒釐城知護法菩薩在菩提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汝行

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如我辭曰菩薩宣揚遺教導誘迷徒

仰德虛心爲日已久然以宿願未果遂乖禮謁菩薩樹者誓

不空見見當有證稱天人師護法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幻

身命若浮渴日勤誠未遑談議人信往復竟不會見論師旣

還本土靜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誰決我疑于觀自在菩薩像

前誦隨心陀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妙

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

菩薩曰人命危脆世間浮幻宜修勝善願生觀史多天於斯

禮觀尚速得見論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貳菩薩曰若然者

宜往馱那羯磔迦國城南山巖執金剛神所至誠誦持執金

剛陀羅尼者當遂此願論師于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

謂曰伊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

在菩薩指遣來請成我願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祕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開即入中可以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覩詎知佛興執金剛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歷三歲初無異想咒芥子以擊石巖壁豁而洞開是時百千萬眾觀觀忘返論師跨其戶而告眾曰吾久祈請待見慈氏聖靈警祐大願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履戶謂是毒蛇之窟恐喪身命再三告語唯有六人從入論師顧謝時眾從容而入入之既已石壁還合眾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自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印度境珠利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土野空曠

藪澤荒蕪居戶寡少羣盜公行氣序温暑風俗姦兇人性曠烈崇信外道伽藍頽毀粗有僧徒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

城東南不遠有窄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嘗於此處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諸天人

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婆菩薩與羅漢論義之處初提婆菩薩聞此伽藍有嗚咄羅唐言上阿羅漢得六神通具八解脫遂

來遠尋觀其風範既至伽藍投羅漢宿羅漢少欲知足唯置一牀提婆既至無以為席乃聚落葉指令就坐羅漢入定夜

分方出提婆于是陳疑請決羅漢隨難為釋提婆尋聲重質第七轉已杜口不酬竊運神通力往覩史多天請問慈氏慈

氏為釋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曠劫修行賢劫之中當紹佛位非爾所知宜深禮敬如彈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剖析微言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聖智之釋也豈仁者所能詳究哉羅漢曰然誠如來旨於是避席禮謝深加敬歎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印度境

達羅毗荼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豐盛多花果出寶物氣序溫暑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如來在世數遊此國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迹皆建窠堵波建志補羅城者即達摩波羅唐言護法菩薩本生之城

菩薩此國大臣之長子也幼懷雅量長而宏遠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筵之夕憂心慘悽對佛像前殷勤祈請至誠所感神負遠遁去此數百里至山伽藍坐佛堂中有僧開戶見此少年疑其盜也更詰問之菩薩具懷指告因請出家眾咸驚異遂允其志王乃宣命推求遐邇乃知菩薩神負遠塵王之知也增深敬異自染衣已篤學精勤令聞風範語在前記

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聰叡同類萃止有窠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摧伏外道廣度人天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三千餘

里至秣羅矩吒國

亦謂枳秣羅國南印度境

秣羅矩吒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田瀉鹵

地利不滋海渚諸珍多聚此國氣序炎熱人多黧黑志性剛
烈邪正兼崇不尚游藝唯善逐利伽藍故基實多餘址存者
既少僧徒亦寡天祠數百外道甚衆多露形之徒也城東不
遠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基址尚在無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
其東有宰堵波崇基已陷覆鉢猶存無憂王之所建立在昔
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用彰聖迹故此標建歲
久彌神所願或遂

國南濱海有秣刺耶山崇崖峻嶺洞谷深澗其中則有白檀
香樹旃檀你婆樹樹類白檀不可以別唯於盛夏登高遠矚
其有大蛇縈者于是知之猶其木性涼冷故蛇盤也既望見
已射箭爲記冬蟄之後方乃採伐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
果斯別初採既濕尙未有香木乾之後修理而析其中有香
狀若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香也

秣刺耶山東有布坦洛迦山山徑危險巖谷敝傾山頂有池
其水澄鏡派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市入南海池側有石天
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
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請見
或作自在天形或爲塗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願從此山
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聞諸土俗也從此入
海東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

唐言執師子
非印度之境

大唐西域記卷十

音釋

揅

乃可切

狷

俱犬切

飢

音寺

帑

音倘

狢

音佑

闐

傾覓切

餞

去奇切

大唐西域記音釋卷十

大唐西域記卷十一

二十三國

僧伽羅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赫建那補羅國

摩訶刺佉國

跋祿錫

昌葉反

咕婆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伐臘毗國

阿難陀補羅國

蘇刺佉國

瞿折羅國

鄔闍衍那國

擲枳陀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

阿點婆翅羅國

大星西域記卷十一
一
狼揭羅國

波刺斯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舊曰波斯

臂多勢羅國

阿鞞荼國

伐刺拏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勸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媁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在輦中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栗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其母曰於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人畜殊塗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擔負母妹下趨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爾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攜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羣從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萬計掩薄林藪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辟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

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茂績其子聞上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艱辛而與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旣以違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刀出應招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卽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刺及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況非親乎畜種難馴凶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貳於是裝一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疆域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功而爲國號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師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頰情性獷烈安忍鳩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說也

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刹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恒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爲美女持香花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讌歡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瞻部

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風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刹女望古幢動便賣香花鼓奏音樂相攜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刹女王歡娛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彌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刹女情疏故人欲幽之鐵牢便伺商侶時僧伽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曰誰相拘繫而此怨傷曰爾不知耶城中諸女並是羅刹昔誘我曹入城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今已大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爾輩各執我毛鬣不迴顧者我濟汝曹越海免難至瞻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專一無貳執其毛鬣天馬乃騰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忽覺夫逃遞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攜稚子凌虛往來知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召命飛行遠訪尚未踰時遇諸商侶悲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會良人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誰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心未肯迴慮諸羅刹女策說無功遂縱妖媚備行矯惑商侶愛戀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相拜賀與彼商人攜持而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大海免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還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畧爲夫所棄既寡藝能宜勿

居此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咒手揮利劒叱而告曰汝是羅刹我乃是人人鬼異路非其匹合苦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謂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爲妻生一子矣賫持寶貨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楫漂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詈言不遜罵爲羅刹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遺羈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卽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刹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爲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伽羅曰恐爲災禍斯旣羅刹食唯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爲妻其後夜分飛還寶渚召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咒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日日羣臣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遂至宮庭闖其無人唯有骸骨羣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羣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寶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夢察

大唐西域記卷十一
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歷運在茲惟新成詠衆庶樂推尊立之爲王僧伽羅辭不獲免允執其中恭揖羣官遂卽王位於是沿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刹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遂動諸羅刹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咒身奮武威諸羅刹女蹶墜退敗或逃隱海島或沉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珍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爲國號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

僧伽羅者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捨離欲愛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虛空來遊此國宏宣正法流布遺教自茲已降風俗淳信伽藍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名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毗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乘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學兼二乘宏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貞潔定慧凝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

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以珠珍飾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鉢曇摩羅伽大寶寶光赫奕聯暉照曜晝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洗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務極珍奇式修供養

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又曰無憂國卽南印度其地多奇寶

又名寶渚昔釋迦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羅佛諸德兼備國人
推尊為王故國亦以僧伽羅為號也以大神通力破大鐵城
滅羅刹女拯恤危難於是建都築邑化導是方宣流正教示
寂留牙在於茲土金剛堅固歷劫不壞寶光遙燭如星燦空
如月炫霄如太陽麗晝凡有禱禳應答如響國有凶荒災異
精意懇祈靈祥隨至今之錫蘭山即古之僧伽羅國也王宮
側有佛牙精舍飾以眾寶輝光赫奕累
世相承敬禮不衰今國王阿烈苦柰兒鎖里人也崇祀外道
不敬佛法暴虐兇悖靡恤國人褻慢佛牙大明永樂三年皇
帝遣中使太監鄭和奉香花往詣彼國供養鄭和勸國王阿
烈苦柰兒敬崇佛教遠離外道王怒即欲加害鄭和知其謀
遂去後復遣鄭和往賜諸番并賜錫蘭山國王王益慢不恭
欲圖害使者用兵五萬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會其下
預泄其機鄭和等覺亟回舟路已阨絕潛遣人出舟師拒之
和以兵三千夜由間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與
其國內番兵四面來攻合圍數重攻戰六日和等執其王凌
晨開門伐木取道且戰且行凡二十餘里抵暮始達舟當就

禮請佛牙至舟靈異非常光彩照曜如前所云旬建震驚遠
見隱避歷涉巨海凡數十里風濤不驚如履平地獐龍惡
魚紛出乎前恬不為害舟中之人皆安穩快樂永樂九年七
月初九日至京師皇帝命於皇城内莊嚴旃檀金剛寶座貯
之式修供養利益有情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眾寶而
祈福民庶作無量功德
為瑩飾中有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內髻則貴寶飾焉
其後有盜伺欲竊取而重門周檻衛守清切盜乃鑿通孔道
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嘆
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宏誓願上自身命下至
國城悲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悋寶靜言於此不
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是盜得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
咸謂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爾從何獲來此鬻
賣遂擒以白王王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以

爲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覩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
重贖其寶莊嚴像髻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至於今

王宮側建大廚日營萬八千僧食食時旣至僧徒持鉢受饌
旣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
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未有定主乃廢斯業

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來求
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其珠璣賦稅有科國東南隅有駿

勤鄧

迎山巖谷幽峻神鬼遊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駿迎經

舊

楞伽經

訛也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人卑小長餘約三尺人身
鳥喙旣無穀稼唯食椰子那羅稽羅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

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爲肉髻月將迴
照水卽懸流滂霈崖嶺臨注谿壑時有商侶遭風飄浪隨波

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
也像頂流水衆皆獲濟以爲至誠所感靈聖拯之於卽留停

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爲濟我曹
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卽水流注耳將非像佛頂上

有此寶耶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爲像肉髻尙見其人
說其始末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無人居止惟神棲宅

靜夜遙望光燭山川商人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達羅毗
荼國北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害羈旅行二

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

南印度境

恭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形貌黧黑情性獷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數百異道雜居

闕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實唯俊彥也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減二尺飾以寶珍盛以寶函每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花供養時放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至齋日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

迹之所其側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窣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先志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靈光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羣生城西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于此現大神通化度衆生傍有伽藍唯餘基址是彼羅漢之所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中野獸暴害羣盜凶殘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刺侏國

南印
度境

摩訶刺侏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凌辱殉命以讐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投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

殺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醉一人推鋒萬夫挫銳遇人肆害國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飲暴象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羣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象輕陵隣國王利帝利種也名補羅稽舍謀猷宏遠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邇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數異道甚多

大城內外五窣堵波並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

王建也自餘石甃諸窣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靈鑒潛被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嶂重巒絕巘爰有伽藍基於幽谷高

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閣層臺背巖面壑阿折羅

唐言所行

阿羅漢

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母旣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

人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

家女子持食來施乳便流汁親屬旣見以爲不祥羅漢說本

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生育之恩懷業緣之致將酬厚

德建此伽藍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

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

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藥術之功
考厥實錄未詳其致精舍四周雕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
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
盡鐫鏤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像聞之土俗曰此像時
大聲吼地爲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千餘
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咭昌葉反婆國南印度境
跋祿羯咭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
地鹹鹵草木稀疎煮海爲鹽利海爲業氣序暑熱迴風颺起
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
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此
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卽南羅之國南印度境

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據莫訶河東
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榮茂花果繁實特宜宿麥多食
餅粢人性善順大抵聰明言詞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
國重學南西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陀國貴德尚仁明敏強學
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學小乘
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實衆多是塗灰之侶也國志曰六
十年前王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機慧高明才學瞻敏愛育四
生敬崇三寶始自誕靈泊乎沒齒貌無瞋色手不害生象馬
飲水漉而後飲恐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
獸狎人舉國黎庶咸不殺害居宮之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
備盡莊嚴中作七佛世尊之像每歲恒設無遮大會招集四

方僧徒修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珍奇奕世相承美業無替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秋夏淫滯彌掩旬日雖納衆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宰堵波聞諸先志曰昔者大慢婆羅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彥內外典籍究極幽微歷數元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聞遐被王甚珍敬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而言曰吾爲世出述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比彼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修祇敬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異其何以顯遂用赤旃檀刻作大自在天婆天那羅延天佛世尊

等像爲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

度有苾芻跋陀羅樓支

唐言賢愛

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淳粹

戒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聞而嘆曰惜哉時無人矣今

彼愚夫敢行凶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以其宿心具白

於王王見弊服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强爲之禮遂設論座告

婆羅門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來

就論場數百千衆前後侍聽賢愛服弊故衣敷草而坐彼婆

羅門距所持座非斥正法敷述邪宗苾芻清辯若流循環往

復婆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久濫虛名罔上惑衆先典有

記論負當戮欲燒爐鐵令其坐上婆羅門窘迫乃歸命求救

賢愛愍之乃請王曰大王仁化遠洽頌聲載塗當布慈育忽

行殘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驢通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辱發憤歐血苾芻聞已往慰之曰爾學苞內外聲聞遐邇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何實乎婆羅門憤恚深詈苾芻謗毀大乘輕懷先聖言聲未靜地便坼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

南印
度境

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興販為業土地沙鹵花果稀少出胡椒樹樹葉若蜀椒也出薰陸香樹樹葉若棠梨也氣序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形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神祠館千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

婆國西北行三百里至契吒國南印
度境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眾多從此北行十餘里至伐臘毗國即北羅羅國
南印度境

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實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無憂王於佛所止皆樹旌表建窣堵波過去三佛座及經行說法之處遺迹相間今王刹帝利種也即皆

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
王之子婿號杜魯婆跋吒唐言常獻性情躁急智謀淺近然而淳

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殊珍上味供養僧眾三依醫藥之

價七寶奇貴之珍既以總施倍價酬贖貴德尚賢尊道重學

遠方高僧特加禮敬遠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拆羅阿羅漢之

所建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中制論並盛流布自此

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

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文字法則

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

祠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毗國西行五百餘里至蘇刺侏國

西印度境

蘇刺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西據莫醯河

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役屬伐臘毗國地土鹹鹵花果稀少寒

暑雖均風飄不靜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邪正兼信

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

餘所異道雜居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為業貿

遷有無去城不遠有郁鄯多山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疏

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止靈仙之所集往從

伐臘毗國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度境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羅摩羅周二十餘里

土宜風俗同蘇刺侏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事外道少信

佛法伽藍一所僧百餘人習學小乘法教說一切有部天祠
數十異道雜居王刹帝利種也年在弱冠智勇高遠深信佛
法高尚異能從此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甲

度境

鄔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
同蘇刺佗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圯壞存
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
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邪說不信正法去城不遠有宰堵
波無憂王作地獄之堵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

度境

擲枳陀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

穡滋植宜菽麥多花果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外道少敬
佛法伽藍數十所有僧徒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
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之士多集此國從此
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甲度境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
宜風俗同鄔闍衍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數十多是
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不甚敬信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
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信度大河至信度國

西印度境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大都城號毗苦婆補羅周迴三十餘里
宜穀稼豐粟麥出金銀鍮石宜牛羊驢駝騾畜之屬驢駝卑

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日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
域遠方以之爲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鬪諍多誹譏學不好
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
大抵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迹山
林夙夜匪懈多証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王戍陀羅
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王於聖迹
處建窣堵波數十所烏波鞠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
導所止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窣堵波往往間起
可略而言

信渡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宅居其性剛烈
唯殺是務牧牛自活無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無賤剃鬚髮
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斥大乘聞諸先志
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肆凶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必化彼
故乘虛而來現大神通示希有事令衆信受漸道言教諸人
敬悅願奉指誨羅漢知衆心雁爲授三歸息其凶暴悉斷殺
生剃法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旣虧餘風
不殄雖服法衣嘗無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從此東行九
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

西印度境

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
盛家室富饒役屬磔迦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
學尙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圯壞少有僧
徒學無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

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靈鑒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遞奏明
炬繼日香花供養初無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于此
捨施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諸國之人來此
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池沼花林甚可遊賞從此東北行

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

北印
度境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
屬磔迦國多旱稻宜菽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性躁急言
含鄙詞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
二乘兼功習學四罕堵波無量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
雜居城側有大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卽是昔慎那
弗咀羅

唐言最
勝子

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

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爲天火所燒摧殘荒圯從信

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

西印
度境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竭齧濕伐羅周二

十餘里僻在西境信度河隣大海濱屋宇莊嚴多有珍寶

近無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濕土斥鹵穢草荒茂疇壟少墾

穀稼雖備菽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颺勁烈宜牛羊驂駝騾畜

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質敬崇

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

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然在天祠祠宇

彫飾天像靈鑒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頗遊此國說

法度人導凡利俗故無憂主於聖迹處建六罕堵波焉從此

西行減二千里至狼揭羅國

西印度境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號宰

瓷黎濕伐羅土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

國居人殷盛多儲珍寶臨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太君

長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刺斯國文字大同印度語言

少異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

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在天祠

莊嚴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自此西北至波刺斯國

雖非印度

之國路次附見舊曰波斯略也

波刺斯國周數萬里國大都城號蘇刺薩儻那周四十餘里

川土既多氣序亦異大抵溫也引水爲田人戶富饒出金銀

瑜石頗賦水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褐氎氍之類多善馬

驍馳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文字語言異於諸國

無學藝多工伎凡諸造作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屍其

形偉大齊髮露頂衣皮褐服錦氎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

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爲所宗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並學

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秣

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衆家產富西北接拂慄

國境壤風俗同波刺斯形貌言語稍有乖異多珍寶亦富饒

也拂慄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

寶貨附拂慄國故拂慄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

也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

西印度境

臂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凄勁多菽麥少花果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不好藝學然自淳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十五六里大林中有一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所害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窣堵波以為旌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耨茶國西印度境阿耨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菽麥特豐花果少草木疎氣序風

寒人性獷烈言詞朴質不尚學業然於三寶守心淳信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並塗灰外道也城東行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址是如來昔於此處聽諸苾芻著亟縛屣唐言靴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餘步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從覆至明日開諸苾芻著複納衣此林中之有佛經行之處又有諸窣堵波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其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每至齋日多放光明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刺拏國西印度境伐刺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

屬迦畢試國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獷烈性忍
暴志鄙弊語言少同中印度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
荒圯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多塗灰
外道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示教利喜
開悟含生其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土俗
曰從此國西接稽蓋那國居大山川間別立主無大君長多
牛馬有善馬者其形殊大諸國希種隣境所寶復此西北踰
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
亦謂漕
利國

大唐西域記卷十一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
二十二國

漕矩吒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

安坦羅縛國

濶悉多國

活國

曹健國

阿利尼國

曷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呬摩咄羅國

鉢鐸創那國

淫薄健國

居勿反浪拏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彌國

揭盤陀國

烏鐔國

法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鶴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嶢嶻疇壘塹穀稼時播宿麥滋豐草木扶疎花果茂盛宜鬱金香出與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中涌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漑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術技聰而不明日誦數萬言文字言詞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並皆學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而好學無憂王所建窣堵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外道其

徒極盛宗事穠

勳句反下同

那天其天神昔自迦畢試國阿路孫

山徙居此國南界穠那呬羅山中作威作福爲暴爲惡信步者遂願輕慢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祇懼隣國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資金銀奇寶或以羊馬馴畜競興供奉俱申誠素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無敢覬覦唯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咒術外道遵行多効治療疾病頗蒙痊愈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薩儻那國弗栗恃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號護苾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尙學遵德從此國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城小邑凡數十所至大雪山婆

羅犀那大嶺嶺極崇峻危隘傾蹊徑槃迂巖岫迴互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凍鑿冰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淒烈積雪彌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飛隼翱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翻飛下望諸山若觀培塿瞻部洲中斯嶺特高其巔無樹唯多石峯攢立叢倚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呬羅縛國

安呬羅縛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雪淒勁豐稼穡宜花木人性獷暴俗無綱紀不知罪福不尚習學惟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窳堵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潤悉多國

潤悉多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花果盛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甚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果異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氍毹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烏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據瞻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池千泉西至活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
國東至烏鐵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
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葱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
名焉東行百餘里至曹健國

曹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
里土地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芻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風俗大同活國東至阿曷邏胡國
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芻河周二百餘里國大
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曹健國東踰峻嶺
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
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曹健國但其人性暴
惡有異東北至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從訖栗瑟
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呬摩咀羅國

呬摩咀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邐迤土地
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果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
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止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婦
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
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歿角冠全棄其先強國王
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境臨突厥遂染其俗又見侵掠

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王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邈迄沙石彌漫土宜菽麥多蒲萄胡椒梨柰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衣多氈毼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往踰嶺越谷

峽路危險行二百餘里至屈

居勿反浪拏國

屈浪拏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則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氈毼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

谷途路艱阻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

亦名鎮保人謂護蜜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觀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芻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烈雖植麥豆少樹林之花果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毼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

尸棄尼國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
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
年前肇宏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
乃躬往天祠禮請求救時彼祠主爲神下語必當痊復良無
他慮王聞喜慰迴駕而歸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
所從至此沙門者也証聖果欲宏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
我如來子弟所謂苾芻也王旣憂心卽先問曰我子嬰疾生
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人神詳不死
沙門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宮中愛子已死匿
不發喪更問神主猶曰不死痲疾當瘳王便發怒縛神主而
數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尙云當瘳此而謬
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於是殺神王除神像投縛
芻河迴駕而還又遇沙門見而敬悅稽首謝曰曩無明道佇
足邪途澆弊雖久沿革在茲願能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
隨至宮中葬子旣已謂沙門曰人世糾紛生死流轉我子嬰
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當必痊差先承指告果無虛設斯則
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途遂請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
矩而便建立自爾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爲羅漢建
也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銅圓蓋眾寶莊嚴人有
旋繞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或云聖人
願力所恃或謂機關秘術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

九唐西域記卷十二
六
議莫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菽麥少穀稼林樹疏少花果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于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爲服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至商彌國

商彌國周二千五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下穀穡備植菽麥彌豐多蒲萄出雌黃鑿崖析石然後得之山神暴惡屢爲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風雷奮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技能淺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別異多衣氍毹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此莫

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故寒風淒勁春夏飛雪晝夜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至空荒絕無人止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蔥嶺內當瞻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則蛟螭魚龍龜鼉鼈浮游乃鴛鴦鴻雁鴛鴦鷓鴣諸鳥大卵遺殼荒野或草澤間或渚沙土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故此以右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徒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波謎羅川南越山有

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路無人里登山履險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至竭盤陀國

竭盤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背徙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菽麥豐多林樹稀花果少原隰邱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氍毹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然知淳言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今王淳質敬崇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年數其自稱云是至那婆瞿咀羅

唐言漢日天種

此國之先葱嶺中之

荒川也昔波利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于孤峯峰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趨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感妖氣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爲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諠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是卽石峯上築宮起館周二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爲主建官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事子稱尊號飛行虛空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都稱臣其王壽終

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
 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於
 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主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
 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衣後嗣陵
 夷見迫強國無憂王命世即其宮中建率堵波其王於後遷
 居宮之東北隅以其故宮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
 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咀又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俗塵
 遊心典籍棲神元旨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三萬二千字故
 能學冠時彥名高當時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
 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莫不翫
 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

北有童受號為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與兵動眾
 伐咀又始羅國脅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仰

城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于中入

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

餘歲其鬚髮恒長故眾僧年別年剃髮易衣大崖東北踰嶺

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通論攘舍羅唐言葱嶺東岡四山之

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風寒飄勁疇藎瀉鹵稼

穡不滋既無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纒入

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

萬餘橐駝數千賫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謁盤陀國

有大羅漢遙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溺適來至

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珍寶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
買地隣國鬻戶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商侶咸蒙周給從
此東下葱嶺東岡危登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八
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鐔國

烏鐔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多河地土沃
壤稼穡殷盛林木暢茂花果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鸞玉
青玉氣序和風雨順節俗寡禮義人性剛犷多詭詐少廉耻
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貌醜容乖衣服皮毳然能崇信敬奉
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
數百年王族絕嗣無別君長役屬竭盤陀國

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山氣龍蔥觸石興雲崖隙崢嶸將崩
未墜其巔窳堵波鬱然奇制也聞諸土俗曰數百年前山崖
崩圯中有苾芻瞑目而坐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
肩蒙面有畋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禮都人士子不召而至
焚香散花競修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芻對曰
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
定者先有期限或言聞犍椎聲或云待日光照有茲警察便
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之體
出定便謝宜以酥油灌注令得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
曰俞乎乃擊犍椎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久之乃曰
爾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迦
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人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

若有懷尋重問曰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誕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屍墜地王收其骨起窆塔波從此北行山積曠野五百餘里至佉

沙國

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為訛也

佉沙國周五十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出細氈氍工織細氈氍氈氣候平和風雨順序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庸淺其俗生子押頭匾匱容貌粗鄙文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訛頗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濟徒多河踰大沙嶺

至斫句迦國

舊曰沮渠

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戶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彌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蒲萄梨柰其果實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旦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浮學藝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峰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貫谿澗浚瀨飛流四注崖龕石室基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眾以故多有窆塔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為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為盛

也十方頌為部者凡有十數自茲以降其流實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

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語謂之渙

那國匈奴謂之遁諸胡謂之谿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砂磧大半壤土隘狹宜穀稼多眾果出氈氍細氈工紡績純紬又產白玉黠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伎能眾庶富樂編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舞少服毛氈氍裘多衣純紬白氈儀形有禮風則有紀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允也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王太子在

但父始羅國被挾目已無憂王怒譴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物至此界推舉酋豪尊立為王當此之時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羣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法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瓢盛滿水自而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時其基堵遂得與功即斯國

治今王所都於此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有
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耄云暮未有允嗣
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
孩捧以回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
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
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奕世相承
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
時地乳所育因爲國號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毗盧折那唐言阿羅
遍照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
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

遂躬往觀其容止曰爾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
子閒居習定王宜樹福宏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
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
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
羈纏受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言議旣云大聖爲我現形旣
得瞻仰當爲建立罄心歸信宏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
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
捷椎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
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捷椎
因卽誠信宏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餒伽山

唐言牛角

山峰兩起巖隙四

大曆西域記卷十二
三
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畧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宗遺法遵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塞門逕國王與兵欲除崩石卽黑蜂羣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譴寓居屈支恒禮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遙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疑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彌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彌噉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爲王子旣嗣位已威攝遐邇遂踰雪山伐迦濕彌羅國迦濕彌羅國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鬪兵也我能退之尋爲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王初未信尙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彌時衣而以示之王旣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彌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彌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式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卽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十六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並鼠壤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汝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爲其羣之首長每出穴游止則羣鼠爲從昔者匈奴率數十萬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恐力不敵數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無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佑遂整戎馬甲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間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縛凡厥帶系鼠皆齧斷兵寇旣臨面縛受戮於是殺其將虜其兵匈奴震懼以爲神靈所佑焉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奕世尊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禮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香餽亦旣輸誠多蒙福利若無享祭則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石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曜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旣覩明賢心乃祇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所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爲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
三
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
晚歟早得置之窆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
漢曰王無憂也今爲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
盛王命匠人不日工畢載諸寶輿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導
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窆堵
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
是下窆堵波無所傾損觀覩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彌篤
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羣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
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
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絕言其
靈已隱其教猶傳餐和飲澤味道欽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
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鹿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
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
嚴勅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
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
誡曰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
自爲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旣至
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檢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鹿
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春迎入官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
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旣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餌之
自時厥後桑樹連蔭王妃乃刻石爲制不令傷殺蠶娥飛盡

乃得治爾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爲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
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
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
流王深怪異于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
忽斷流其咎安在爲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
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爲耳宜速祠
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
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
貴臣配我爲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自悅國
之大臣王旣迴駕謂羣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
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
席跪而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
預選敢塞深責苟利萬姓何悖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之
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爲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
日其臣又請早入龍宮于是舉國僚庶鼓樂飲餞其臣乃衣
素衣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
中流麾鞭畫水水爲中開自茲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旃
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畧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
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
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舊懸之處今乃有
鼓池側伽藍荒圯無僧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絕無蘗草其上赤黑
聞諸耆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萬西伐此時瞿
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萬衆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
相遇因卽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殺虜其王殺其將誅戮士
卒無復子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媯
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
病隨其痛處金箔帖像卽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
土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
世後自彼凌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樂富
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
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塗
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黃土餬口絕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
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
曰從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畧無遺類爾宜知之早圖
出計猶其全我獲此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
告親故或有聞者嗤笑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
寶滿衢路人更詈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
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
東趣此國止媯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卽此供養不敢遷
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爲大堆
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
暴發烟雲四合道路迷失媯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

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爲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惛遂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卽涅末地也城郭歸然人烟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卽樓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耿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抑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槩舉其聞見記諸慕化斯固日入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字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萬里者哉

記贊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虛通盡形識于沙界絕起謝于塵劫形識雖盡應生而不生起謝雖絕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迦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効靈感緣垂迹嗣種刹利紹允釋迦繼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于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摘玉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萬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庇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于羣有八萬門之區別十二部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馳騫福林風軌之所鼓舞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天

人之義備矣然後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
莫繼乎有待匪遂乎無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將報佛恩集
斯法寶四含總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與而大寶
斯在粵自降生泊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萬殊不盡之靈逾
顯無爲之教彌新備存經誥詳著記傳然尚羣言紛紜異議
舛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說此指事之實錄尙衆論之若斯況
正法幽元至理冲邈研覈奧旨文多闕焉知是以前修令德
繼軌譯經之學後進英彥踵武缺簡之文大義鬱而未彰微
言闕而無問法教流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聖代傳譯
盛業流美聯暉元道未攄真宗猶昧匪聖教之行藏國王化
之由致我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先王
之舊典闡茲像教鬱爲大訓道不虛行宏在明德遂使三乘
奧義鬱于千載之下十方遺靈悶于萬里之外神道無方聖
教有寄待緣斯顯其言信矣夫元奘法師者疏清流于雷澤
派洪源于媯川體上德之禎祥蘊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
貞葺行福樹曩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閒居學肆奉先師之
雅訓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業周流燕趙之地歷
覽魯衛之邦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髦彥
遍効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考厥衆
謀競黨專門之義俱嫉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屬四
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道路
杖錫遐征資皇化而問道乘冥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阨

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管達于印度宣國風于殊俗喻大
化于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奧旨則博
問高才啟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所未得
為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人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
明學蘊三冬聲馳萬里印度學人咸仰盛德既曰經笥亦稱
法將小乘學徒號木叉提婆唐言解脫天大乘法眾號摩訶耶那
提婆唐言大斯乃高其德而傳徽號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
三輪奧義三請微言深究源流妙窮枝葉煥然會悟怡然理
順質疑之義詳諸別錄既而精義通元清風載扇學已博矣
德已盛矣于是乎歷覽山川徘徊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
杖林而憇鷄園迴眺迦羅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與

川原而膺膺潛靈舊址對郊阜而茫茫覽神迹而增懷仰元
風而永歎匪唯麥秀悲殷黍離愍周而已是用詳釋迦之故
事舉印度之茂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說歲月遄邁寒暑屢遷
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
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
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痾斯國鹿野苑初
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
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
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
尺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
高二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總六百五十七部將宏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軻載馳歸駕出舍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墜越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邑謁帝維陽肅承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陰慧日重明黃圖流鷲山之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爲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贊深經覽文如已轉音猶響敬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典謨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搢紳先生動色相趨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爲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爲天語文辭婉密音韻循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沖元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削調以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謹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斯則爲善文過則艷質甚則野讜而不文辨而不質則可無大過矣始可與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元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違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緇素僉曰渝

乎斯言讜矣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讚一辭焉法師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遙之集文住生肇融獻之筆削況乎圓方爲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允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爲大總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雕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徒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鷄雀之資廁鸚鵡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記論次其文尚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褊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尚無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太

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蓋不暇也其況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疆物產之記性智區品炎涼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于胡戎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羣分略書梗槩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戶口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元則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槃紆疆場迴互行次卽書不在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呈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筆殺青文成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
油素塵曠聖鑒詎稱天規然則冒遠窮遐實資朝化懷奇纂
異誠賴皇靈逐日八荒非專夸父之力鑿空千里徒聞博望
之功驚山徙于中州鹿苑掩于外囿想千載如目擊覽萬里
若躬遊負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燾覆殊俗來王
淳風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頌左史之書事備
職方之遍舉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終

皇清嘉慶十有六年歲在重光協洽陽月昭文張海鵬校梓

